



走自己的路

龚琳娜 老 锣——著



不假唱，不媚俗，不忐忑

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本真的音乐，纯粹的艺术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走自己的路

龚琳娜 老 锣——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自己的路 / 龚琳娜, (德) 老锣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43-4801-9

I. ①走… II. ①龚… ②老… III. ①龚琳娜—生平事迹 ②老锣—生平事迹 IV. ①K825.76 ②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283 号

走自己的路

作 者 龚琳娜 老 锣

责任编辑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801-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 高文厚

与老锣相识 20 年了，当老锣（Robert Zollitsch）还是位年轻小伙子时，我和妻子诗雯姐便与他一见如故。我们的友谊源自内心激情的共鸣与分享，当然，我们气场相互最合的那部分，是“音乐”和“中国”的交集区。老锣的音乐令我和诗雯姐着迷，尤其是他和中国音乐家合作的那些温暖的曲子。

我们与龚琳娜相识，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结交老锣多年之后，有一天，刚从中国回来的他兴冲冲找到我们，“听听这个”！那是他新录制的音乐。伴着老锣的巴伐利亚琴，一位年轻女孩儿的声音飘荡而出。老锣和他刚认识的年轻女孩儿合作的这段音乐，竟然是即兴音乐，未经谱曲和排练，老锣不知道女孩儿在下一分钟将唱出什么，甚至女孩儿自己也不知道，旋律在琴声和歌声的相互交织中，自发地向前推进。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它听起来绝不肤浅，甚至其旋律有相当细腻和平衡的结构。我们品评道：对于抱着巴伐利亚琴寻找知音的琴手来说，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心有灵犀的歌者，纯属幸运，老锣对此欣然承认。

说到那位女歌手，她的声线柔和，甚至偶尔漾出些慵懒，但我们能感觉到，在貌似平静的表层下燃烧着激情之火。老锣毫不掩饰他被这女孩儿吸引，并且他

认为吸引是相互的。或许这“吸引”并不局限于艺术吧。世上有一种男人，当他听到某类特质女孩儿的嗓音就会心摇旌荡、难以抗拒，老锣自我剖白就是这种人，他之前的伴侣是杰出的蒙古族女歌手乌仁娜·察哈图姬。现在录音中这陌生女孩儿或许不是大牌歌星，但她的声音清澈中透射出明媚，明媚中散发着感性，似乎隐约在渴望一份承诺。

如您所知，那就是龚琳娜的声音。我们和她本人见面则是一段时间之后了，那时她已是老锣的新女友，他俩一起来我们荷兰的家中做客。我和诗聂姐安家在莱顿古城中心傍着运河的静谧处，在我们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中，琳娜的活力四射和爽朗健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坐在我们中间，尤显她青春年少。我心下不由思忖：这对情侣会牵手多久呢？他们将会琴瑟合鸣出美好的艺术成就吗？老锣满脸写着幸福，显然他对于与琳娜的音乐合作充满憧憬。老锣嘴上并未吹嘘他和琳娜的合作计划，不过他褐色的眼睛里时而闪现出一丝俏皮的狡黠，像是自信地炫耀“等着瞧吧”！这正是相交多年来我们所熟识的老锣本色。

记得1995年我们在鹿特丹第一次见面前，老锣先是寄了一盘他和乌仁娜合作的音乐磁带到我们的办公室。当时我们正在筹备荷兰的东亚音乐研讨会和系列演出，并已经圈定了众多杰出音乐代表，包括苏州的道教音乐、刘索拉、琵琶演奏家吴蛮、古琴工作坊、日本梵呗音乐，等等。但我们希望寻到更大胆的作品，恰好这时听到老锣的磁带，诗聂姐和我都觉得这是天赐机缘：完美的音乐、精妙的编排、冲击力直达心灵。

我们毫不犹豫立即邀请老锣的三人乐队参会，那届会议冠名为“罄”，并在鹿特丹的多伦音乐厅举行了演出。那真是美好的一刻，从那时起，我们和老锣便成了一生的朋友，彼此分享我们的热爱：爱音乐、爱中国、爱美好的人们、爱美食、爱这世界上美丽的一切！

而现在，老锣的生活和音乐历程已进入“琳娜时间”。起初老锣的一些朋友对于龚琳娜的歌声不以为意，大概是各有所好的原因吧，他们觉得她的声音平淡无奇，缺乏摄人心魄的能量。诗聂姐和我则看好琳娜，或许她需要打磨，还需要

找到能让她尽情挥洒嗓音和特质的曲子。不过，考虑到老锣对待音乐搭档的态度一向以严厉苛刻著称，所以至少在当时看，他与琳娜的合作能否持久和卓越尚待观察。

没过几年，揭晓答案的机会来了，我们决定听听琳娜在舞台现场一展歌喉的效果，于是邀请琳娜组合来荷兰参加系列音乐会。也许这在艺术同行们看来有些冒险，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邀请琳娜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等一流场馆里演出。荷兰观众的反响出乎意料地热烈，幕间休息时，摆在门厅里的CD也卖得很好，琳娜由此展开了她在荷兰的一系列演出。唯一的遗憾是，如果有欧洲大牌音乐公司为琳娜做包装和推广，会比我和诗聂姐干得更出色，从而制造出更轰动的效果。琳娜不仅在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和艾河音乐厅演唱，我们之后还安排她在德国和瑞士的舞台演出。

琳娜是在用生命歌唱，因此她的演出给人印象深刻，这与舞台风格无关，我通过反复观察发现，无论她身在台上还是台下，只要一唱起歌，就会投入深情。当然，如果是大型演出，尤其在高端场地举办的，会增加巨大的压力，因为演出失败的风险被无限放大，同时演出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那种情形下的歌唱，对于琳娜而言如同至高无上的极限挑战。她每每落泪，无论演出成功与否，也无论是否达到她自我设定的最高专业水平。她的泪水，泉源在心，是因为她直面生命的挑战。

伴着老锣的音乐，琳娜走上艺术启示之路，但前路吉凶未卜，可能是深渊，也可能是天堂，而她就那么决绝地往前走，那恰是她招人喜欢之处。她全情投入的态度令我倾慕，那也是她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尤其当观众回馈情感时，她更加给予紧密而强烈的再回馈。只可惜观众无缘在演出结束后欣赏后台的她，那时她的语言表达功能已因兴奋而几致失效，甚至无法如常呼吸，但红润的面庞和挺拔的身姿更显魅力四射，仿佛那些余音绕梁的音符依然附在她周身闪耀光芒。每当这样的场合，我们便有幸分享她的兴奋，她向我们表达谢意的真诚令人难忘，甚至有时会让我们有点儿难为情。我们自豪地见证：这个初见面年少青涩的女孩儿，

在她和老锣之间奇异化学反应的激发下，成长得如此迅速并注定有蓬勃前景。

老锣和龚琳娜的音乐是与一群出色的音乐家合作的结果，如王华（笛子）、熊俊杰（扬琴）、王瑶（箏）和许多其他音乐家，他们共同录制了一首又一首令人惊叹的美妙歌曲。2005年的阿姆斯特丹中国音乐节上，我们发行的一张双CD里收录了他们的《走西口》。其后，我们陆续邀请琳娜和她的乐队参演2007年德国的科隆艺术展、2009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2010年瑞士的“文化风景线”艺术节。

我们曾多次观摩老锣彩排，他对音乐投入的情感丝毫不比琳娜少，且情绪紧张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常达可控范围的边缘，那似乎是他的天性。况且，作曲家指挥自己的作品，必定要求苛刻，因为对于表达完整性和阐释深度过于敏感。即使是乐团中细微的不平衡或微弱的杂音，都令他难以忍受。有时，老锣这个特点影响到他和音乐家的合作，搭档们毫不质疑老锣作为艺术家和组织者的才华，但老锣的挑剔苛求有时的确会伤害到搭档的艺术自尊，甚至导致合作终止。而且，多数情况是老锣主动退出合作。连一些出色的艺术家也抱怨老锣要求太高，我们见过类似情景，也有好朋友牵涉其中。我倾向于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此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作为艺术家，老锣清楚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效果，除非音乐演绎已达到了表现力能够企及的足够高度，否则他决不放弃。做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音符的价值绝不含糊，这没有错！琳娜在这一点上和老锣完全一致。作为艺术家组合，1+1大于2是比较难得的，而老锣和琳娜做到了，虽然他们各自本已颇有能量，但他们结合所产生的价值，显然大于个体之和。

以我观之，老锣仿佛现代版舒伯特，是美妙旋律的天才发明家、当之无愧的和声大师。在西方音乐中，旋律与和声二者之关系不可分割，而老锣将二者的精妙关系移植到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借以凸显中国传统音乐在旋律和配器音色方面的精华。面对老锣谱下的华丽高音，琳娜是理想的歌者。她已锻造成为一流的职业音乐家，又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琳娜熟悉中国乡村民歌和中国戏剧演唱风格，从而帮助老锣加深了对中国音乐的理解。她知道如何调动身体和心灵的每个

部分，因而其演唱充满感染性能量，以至于听者无法忽视她的声感，难以逃脱她的“捕获”。

岁月流逝，老锣和琳娜始终是我们的挚友。我们不仅携手参加音乐会和各种会议，还曾经共度悠闲时光。我们一同在荷兰的原野漫步，一同在德国度过难忘的圣诞节——远离新潮时尚，只以传统的方式，在树下，点着蜡烛。我们共同创作音乐，也一起跳舞（对我个人而言，只有在密友面前，我才有胆量跳舞）。在巴伐利亚东部他们的农庄，两家孩子们在雪地上嬉耍、堆雪人，乘雪橇从山上滑下来。

我们在德国境内阿尔卑斯山一同采浆果，直搞到大家手都是黑紫的，嘴也是黑紫的。我们对当地特产巨型蘑菇的味道品头论足，而琳娜和老锣对其中一种海贝情有独钟。我们一同登顶阿尔卑斯山脉的堪彭旺德峰，那座令人生畏的山峰一度让我气喘吁吁、精疲力竭，远远落在老锣后面，他大声拿我打趣，而我也欣然享受他的揶揄！

我们曾去老锣父母家做客，那是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麓一处农场，我们也曾邀请老锣的父母来荷兰参观传统渔村。我们非常喜欢老锣的父母，他父亲那无时不在的幽默，他母亲的热心肠和爱孩子，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们时时处处体现出的善良、他们关注世人的兴趣，这些使我们明白了老锣从何得来吸引人的魅力和了不起的智慧。

与老锣和琳娜的友谊对我和妻子而言很重要，尤其在妻子患癌之后。诗聂姐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锣和琳娜克服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多次从中国来到荷兰探访我们，给我们以支持，令我深深感动。为了留下诗聂姐珍贵的影像数据，也是出于对诗聂姐本人的敬意，以及对对我们建立的中国音乐国际学术平台“馨”的敬意，他们专门采访了诗聂姐并制成影片。

采访时间距离妻子离世只有几周，那时她已非常消瘦羸弱。我铭记于心，当诗聂姐被问到——她和我一起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察收集民歌期间，如何描述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时，她答：我俩之间的合作是“爱情生活”。这个回答令我怔在那

里，随即意识到这是多么贴切，我俩的私生活和情感早已与音乐事业不可分割，这正是我俩过往一切之核心。

其实，诗聂姐这种描述也适用于老锣和琳娜。他们已经并继续以令人羡慕的方式共享工作和生活，相互激发各自的天赋和潜质，从而得到双倍的幸福。我想他俩和我俩是一类人，对其他人拼力攫取的那些东西，我们这类人轻易便放手随它去，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我们都容易与伴侣亲密协作。记忆中我和诗聂姐很少争吵，或许琳娜和老锣也一样吧。我们对自由有着一致的理解，我们不墨守成规，我们不把婚姻当作束缚伴侣的工具，我们认为这才是伴侣之间相互尊重之义。

老锣在诗聂姐的葬礼上演奏了音乐。当时琳娜有一场不能取消的音乐会，不然她一定也会出席葬礼。我深深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特别是在那个对我而言一生中困难的时刻。

在艺术上，老锣和琳娜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想要被广泛认可，也许只要等到一次时机。这一等就是很多年，终于时机来了：自从王菲在微博上推荐了龚琳娜的一支歌以后，她的突破就开始了，相对沉寂的过去顿成历史。那时诗聂姐还在，我们欣然看到他们的物质条件获得改善。当得知他们聘得起一位经纪人、一辆车连同司机，不但在北京购置了新居，还有私人助理照顾孩子和家庭事务时，我们非常替他们开心！在我们两家的交往中，彼此看着对方的孩子逐渐成长，步入美好的未来，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

在我心里，每一次相会都令我们的友谊更深厚，而且这种友谊并不受艺术观点分歧的影响。我和诗聂姐并不总是赞同或欣赏他们所有的音乐选择，有时甚至持批判性观点。诗聂姐躺在病床上时，曾对着互联网上琳娜一些古怪装扮和品位可疑的歌曲直皱眉头。我们喜欢在小规模私人化艺术场景中的琳娜。那种大型演出以及电视出镜有时会令我们感觉浅薄。当然，即便某个浅薄的大型演出，仍有空间产生新的音乐惊喜和艺术瑰宝。

更重要的——或许最重要的——他们热爱并真诚地享受他们所做的，为了爱

和享受而做，就艺术而言，我想不出有其他方式能比这能更好更持久地发掘生命的价值。那回在上海一家酒店见面，琳娜正在准备一场玛丽莲·梦露的模仿秀，从技术角度讲，那场模仿秀颇为完美，音乐也制作得很好，我和他们一起分享了操练这样一个模仿秀的快乐。

我认为琳娜最擅长的仍旧是中国民间风格音乐，外壳粗犷美丽，内涵精妙并拥有广阔的自由度——这些特质我很熟悉，这正是我和诗聂姐在江苏、甘肃、陕西以及其他地方从事田野考察时所录制的当地粗犷歌者的表演特征。这些歌曲，如果能被琳娜成功地再创作，就可将浓郁的中国乡土特色和老锣创新音乐的精美音色、和声及旋律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歌曲之中，琳娜的声音直抵我的内心，令我感到非常快乐，并为可以如此接近她而自豪。我知道她热衷于用她的歌声征服世界——她显然已经征服了我。记得有一天，她灿烂地笑言：我想拥有你的心——全部拥有。而我只能诚实回答：你已经拥有它了。

琳娜热切希望打动听者，而我认为她无须总是刻意追求听众效果。若说她代表了中国的声音，纯属不必要的夸大，反而遮蔽了她真正的独特之处。我真的感觉，在中国很少有歌者像琳娜这样，在艺术方面拥有如此强的感召力，技艺如此全面，并对歌唱艺术如此真诚投入。她在抒情方式的选择和不同音乐形式的探索上也是个多面手。她的音乐探险从中国古老的秦腔、古典诗歌直到民谣，从现代流行音乐、爵士乐直到著名作曲家如罗忠镕的艺术歌曲，多有涉猎。这一切都离不开老锣的音乐精神和音乐判断力。

琳娜的外表或许谈不上美丽，但是动人——黑色的眼睛闪着，当她卓尔不群的感性和能量被激发出来，足可征服一切。她是一个仅凭自然魅力便可倾倒众生的女人，无须依赖华丽服装或狂热粉丝的装扮。琳娜和老锣将永驻我心，我满怀好奇地关注他们未来生命中的每一步，无论天赋、命运、机遇把他们带到哪里！

目录 | CONTENTS

- 002 ◦ 序
- 001 ◦ 第一章
《北京谈话》音乐会
- 031 ◦ 第二章
“五行乐队”
- 069 ◦ 第三章
婚礼音乐会
- 095 ◦ 第四章
小小音乐会
- 119 ◦ 第五章
阿姆斯特丹《亚洲人声》音乐会
- 133 ◦ 第六章
《走生命的路》龚琳娜现代作品音乐会
- 153 ◦ 第七章
《爱之歌》音乐会
- 177 ◦ 第八章
《忐忑》
- 223 ◦ 第九章
《桃源行》音乐会
- 237 ◦ 第十章
全能星战
- 271 ◦ 第十一章
《水样年华》老锣民乐作品音乐会
- 287 ◦ 第十二章
《忐忑之后》龚琳娜、老锣香港音乐会
- 301 ◦ 第十三章
《云中君、河伯、山鬼》纽约乐侃马拉松音乐会
- 320 ◦ 后记



《北京谈话》音乐会



2001年《孔雀飞来》
专辑的剧照

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将民歌作为自己的梦想。5岁开始上台独唱，7岁考入少年宫，17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20岁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怀着对中国民歌的热情，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第二年就在青歌赛中获奖。二十多年中，我走着与大多数民歌演唱者无异的道路：华服、盛典、赞美、光环……未来足以预见，繁华亦可期可求。但此时我心底响起另一种声音：你真的喜欢这样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我知道这绝非我想要的音乐，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寻找新方向的我，偶然参加了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遇到了老锣。在简陋的录音棚里，我和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即兴演唱一整天，直唱到泪流满面，旧的自我开始崩溃瓦解，而一个新的灵魂正等待我去开启。



1993年老锣演奏德国的巴伐利亚琴

我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1993年，我就来中国学习古琴，把和中国人合作创作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从1994年到2001年，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蒙古族音乐上，做了很多事情。我自己在欧洲的独奏音乐会也很成功，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觉得这样走下去没意思，因为在欧洲做中国音乐不好玩。所以我决定再次到中国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北京谈话》是一个朋友组织的很小的音乐会，它本身对我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了龚琳娜，让我发现了她钻石一样珍贵的声音。她就像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宝藏一样，等待我去挖掘，也让我有机会继续和中国的音乐家合作。

老 锣

龚琳娜

我认识老锣，是在2002年，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上。我当时正在寻找新的音乐道路。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有次跟朋友吃饭，一个作曲家说晚上要去三里屯，问我要不要去。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总觉得那种酒吧很乱。但他说是去见艺术家，我就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发现，那个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其实特别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围。长长的木桌子，围坐着一大群人。有陈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摇滚乐队的主唱梁龙，坐我旁边的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都特别新鲜、特别好。这种环境突然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老焦告诉我，3月28日有个演出，是关于世界音乐的。有个歌手叫保罗，她十年没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个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这场演出，老焦问我：“来吗？”我说：“来！”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静去听了这场音乐会。常静是弹古筝的，我们曾经一起组成了“知音琴歌”组合。音乐会那天挤满了人，也没觉得演出怎么样，没给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记不住。在乐队表演完后，一个老外登场，在台上弹着琴，唱着低音。他用很特殊的发声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圆圆的，表情特别丰富，很享受的样子。



《北京谈话》时的老锣

这个弹琴的老外就是老锣。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老焦说，今天的演出就这老外最好。演出结束后老锣在台侧拿着他的琴。常静拉着我去看他的琴。常静是个很主动的人，英文也好，问了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老锣反而用中文，问我们是干吗的。常静说，我们也是做音乐的。老锣回话说，那留个电话吧，以后约出来玩音乐。

于是他们俩留了电话，就离开了。这次音乐会让我感觉自己跟那个环境特别格格不入，因为我平时演出穿的是礼服和12厘米的高跟鞋，人家却是很随意，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我的环境。

老 锣

2002年的3月，我参加了一场音乐会的演出。那是我从德国再次到中国后，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在来中国之前，我在德国一直做自己的音乐，我的独唱音乐会很成功，得过好些奖。其实1993年我就到过上海，梦想就是和中国人合作音乐，这次到中国还想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来北京之前，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在坐火车去机场时，火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很明显地知道我生命的这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阶段会开始。

在中国我最初是和蒙古乐手合作的，他叫张全胜，是位马头琴演奏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张全胜当时正和另外三个中国人做音乐，其中歌手是保罗。他们的音乐风格中，也是融入了民族乐器。后来我也加入了他们，一起参加那场《北京谈话》音乐会。

我发现组织这场音乐会的人是我的老朋友 Udo Hoffmann，他也是德国人，同样也是1993年到中国的。他为90年代的中国音乐做了很多事情，1992年包括崔健、“唐朝”、“眼镜蛇”在内的六支中国摇滚乐队，在柏林中国音乐节的演出，就是他安排的。1994年我离开中国后大部分时间在德国待着，偶尔会到中国来，所以跟他接触不多。这次我到中国，才发现我朋友要参加的音乐会是他安排的。那时候他想去各个不同的新酒吧里，组织一系列有特色的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那样的音乐会在北京非常少见。我们原来以为来不了多少人，结果到了晚上，来了很多人，有的人都挤不进去了。我演奏的是我的一个作品，比较有特色，混合了家乡的 Yodel 唱法和蒙古族的呼麦来演唱，配上我的巴伐利亚琴伴奏，后来这首歌取名叫“老锣来了”。

演出完以后，我开始整理我的东西。有两个女孩儿来找我，前面的女孩儿